



台湾姬小苔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野菊盛开时

——一个失婚女子的遭遇

野菊盛开时

——一个失婚女子的遭遇

台湾姬小苔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·北京

I 247.57 / 12

责任编辑
装帧设计
艺术策划

车子上了十一号公路时，看见了海。

夏日时，此处是度假胜地，波涛如碧，清风怡人。但现在已是秋季，只有不断的风把人刮得头晕脑胀。我大老远的开了几个钟头车已经够受的，再热爱大自然也受不了这种折磨。

叹口气，我摇起了车窗。

通过别墅区管理站时，管理员正盯着萤光屏一副痴呆相，完全没留意我进来。第一关算是暂时通过了，再以下的，就得看我的运气。

能不能见到殷赫博，不但关系着我所服务的广告公司一年两千万的进帐，更关系着我的——饭碗。

称之为饭碗，因为敝老板命我把此行当作荆轲先生的易水行。

殷赫博是著名的电子大亨，高傲、神秘、不近人情，别说是我这等小女子了，就算是他自己公司里的普通员工，想见他一面，也难如登天。

我在十四座 A 停了下来。这是别墅区最大的一座，纯白色的西班牙建筑，覆着蓝瓦，窗框一律镶成了黑色，虽然是冬天，园中依旧繁花似锦，房子四处布置着鲜红的海棠，在披满绿色藤蔓的阳台上，非常有异国情调。

看见了那样美丽的景色，我的胃中不禁一阵痉挛。

海棠。母亲最喜欢海棠。我跟着她姓梁，所以我叫梁棠欢。

棠欢。倒过来念，很象荒唐。

怎么不荒唐呢？我本就是最荒唐的产物。

荒唐的婚姻，荒唐地被生下来。

我下车去按电铃。

喝足了西北风，才有个标致的女郎来开门。这等大冷天，她仍然打扮得十分性感，金色织锦缎的家居服是敞开的，里面则近乎裸露，款摆之间非常的诱惑。

“我来看殷先生。”我掏出名片，尽量把视线定在名片上，免得对她做任何不礼貌的凝视。

“你等着。”她把门关了起来，看样子，殷赫博的品味实在不怎么高明，据我所知，他一直喜欢这样的少女，有胸脯没脑袋的女子。

不过我对她的反感，也很可能是出自嫉妒。但我来此地可不是为了嫉妒谁而来，我尽量把自己的敌意放进手提箱里。

只要圆满达成任务，回到自己的家，我大可高兴嫉妒谁就嫉妒谁，躺在床上破口大骂都不要紧。

又灌了一肚子冷风，殷大老板恩准求见。

接见的地点在中庭花园，那是一座玻璃暖房，怒放着玫瑰与热带兰，底下，是潺潺的小溪，水中游着肥嘟嘟的锦鲤，最大的六、七尺，身体和寿命，可能都还超过吾等三流人物。

殷赫博穿着宽大的休闲服，他已经快六十了，但仍是这般英俊；丰富而愉快的人生更使得他更潇洒。

我想起初见他那一年，我只有五岁。

五岁，足使一个小女孩对大人物产生足够的敬畏，对伤害她的人产生恨意。

“请坐！”殷赫博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懒洋洋地说，“有什么指教。”

我本不期待他见到我便肃然起敬。打开了手提箱，里面的资料是我花了足足两个星期时间准备的，不但我自己忙得四肢发软，全公司的人都跟着我紧张。他们知道我要来见殷赫博，分成了两批人打赌，一批赌我注定碰得满头疤，另一组说：看着好了，梁棠欢是铁娘子，还没什么事是办不到的。前一组人不甘示弱地道：好呀！等她被赶回来我们刮她的铁锈。

“敝人代表连通广告公司——”我的开场白才一出口，他就用手势打断了。

“我对广告没兴趣。”

“我们对与殷先生的合作有兴趣。”我看他一眼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可不受任何人的愚弄。

“你的气势很强，可是方法不够圆滑，也不够聪明，跟你母亲一样。”他笑了。

我承认，在他面前我够糗，但在他把我赶出去之前，我得继续我的工作。“你母亲还好吧？”他又打断了我，这是第二次我原谅他的无礼。

“殷先生，我的工作跟其他亲属无关。”我将为赫博电子所做的企划书呈了上去。

他顺手接过，然后用力拍了拍手，我想八成是要喊工人把我赶出去。方才开门的女郎应声而来，她还是穿着那套性感的金色锦缎，但已全部扣了起来，不再那么嚣张，想必是殷赫博的吩咐。

“喊文馨下来，我要他见见我的女儿。”他对“兔女郎”说。

我是来谈公事，可不是送上门供人参观，如果有此必

要，我会赠送他动物园的入门券。我用力合上手提箱，预备回去跟公司同仁奉上自己的铁锈。

“殷先生，我已把资料留下，相信你会对敝公司产生兴趣，下回再来拜访，再会！”

殷赫博放声大笑。我不知他为何觉得如此可笑，非常之气馁。或许，我的妄想本就是不智之举。

走到大厅时，一个年轻人正从梯上下来，模样挺俊，态度不慌不忙。

“大小姐，请留步，令尊要我见你。”他走到我面前，完全没有阻拦我的意思，但他太高大，我总不能自他腋下钻过。

“敝姓傅，傅文馨。”他伸出他的大手。

我只有匆匆一握，“幸会，傅先生，敝姓梁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殷先生的千金。”

“他不是谁的令尊。”我不耐烦地说，“如果你是他的员工，该清楚他没有任何儿女，甚至没有妻子。”

他微笑，露出“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为何否认”的表情。

“对不起，尊驾可以让开了吧？”我冷冷地说。

殷赫博站在那边说：“棠欢，何不留下来一道午饭。”

午餐！我早喝够了一肚子西北风。

发动引擎时，我发现全身颤抖，犹如风中枯叶不肯稍作止息。

来之前，我便已知道此举荒唐，现在更证明自己经不起考验。

我的脸皮薄，智慧低，脾气又来得不佳，真不配做广告人。

简直不配做人。

如果给母亲知道我的滑稽行为，她必定会说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

实在也是的，天下有那么多大企业，我何必偏偏给殷某人送上门去，不如一头撞死。

车行至高速公路，竟落起大雨来，我又冷又饿，雨势滂沱，视野茫茫，十分狼狈。

打开收音机，邓丽君娇声嗲气地唱：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……此情此景，写真之至。

下到交流道，我心一横将方向盘朝右转，往返家的路上走，这种时候我也只能回家，不能回公司任人刮铁锈。

进了家门，把自己朝床上一扔，又软又暖的丝绵被子立即发挥作用，我沉入了梦乡。但铩羽归来的滋味还真不好受，我连在梦中都听见了殷赫博的虚情假意和阴阴冷笑。

他怎么不笑呢？母亲早告诉我，认识殷某人是她倒了十八辈子的邪霉。

母亲恨殷赫博百分之百的有理由，她嫁给他时，是当时最红的电影明星，但抛下辉煌的一切下嫁的结果，是大着肚子被赶出殷家。

她这一出去，二十七年没有再回去过。

殷赫博也不是没有报应，他没有子嗣。

不管他叫我什么，都拿我没奈何，我姓梁，不姓殷，是母亲一个人的女儿。

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中学那个讨厌的英文老师，她一再地嘱咐我，你五点钟一定得起床。

笑话！我高兴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，大不了老板记我旷职好了。忽然，我跳了起来，我还非得五点起来不可，幼稚园五点半就关门了。

我连头发都来不及梳就冲出去，到了幼稚园门口，校工马伯伯正在锁铁门，我赶紧喊他：“马伯伯，我来接陈培南，我是培南的妈妈。”

马伯伯做出了个困惑的表情，培南在这儿上了整整两年的幼稚园，他不会不认识我吧？

“可是小朋友都回去了啊！”他慢吞吞地说。

我只听自己脑袋里“匍”地一声，“这不可能！”我挣扎着说，“我有事情耽搁了，现在才到，培南一定还在会客室里看卡通。”

他皱着眉头让我进去了，值日的教师刚好出来。

“叶老师，培南呢？”

“培南？噢！他一下课就走了，你不是派了人来接他？那人还拿了你的名片。”她回办公室把名片交给了我，上面的确印得清楚明白——连通广告公司经理梁棠欢。

天哪，现在绑架案子那么多，他们竟这样轻易把我的宝贝儿子交给陌生人……我正要发作，但马上我就想通了，是陈道平，那个该死的家伙。

我一路杀去陈道平的办公室。

我要生吞了他，要活剥了他，要把他撕成碎片，再浇上汽油……

冲进陈氏贸易公司时，陈道平那个一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秘书正坐在他的门口涂指甲油。

“老板在开会！”她自位子上跳起来拦住我。

“我不管他在做什么，叫他出来。”我的模样一定象极了泼妇，任是谁都不敢相信这便是平日知书达礼的梁女士。

陈道平出来了，他若再迟两分钟，我会放火烧掉他的贸易公司。

“有事？”他诧异地看着我，装得还真象。

“我这辈子没事绝不敢麻烦你。”我咬牙切齿。

“什么事这样紧张？”他微微蹙眉。

“把培南还给我，我就包管你否极泰来。”

“培南？他没有来这里。”

“少装糊涂，你派人去幼稚园把他拐了出去。”

“我没有！”他的眉毛全部揪结在一起了。“公司这些天赶着出伊朗的货，怎么有时间去带培南。”

啊！我的嘴张成了O字型。难道是最担心的事发生了？报上天天刊登有歹徒集团计划性的绑架幼童，呼吁家长要小心……

“你别急，先坐下来。”他叫我坐，然后去拨电话，非常镇定地打回家，问孩子的祖父母有没有派人接孩子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而后又拨给幼稚园，园长亲自接听，她听说掉了孩子也很紧张，已经要值日老师留下，详细问明那个接走孩子的歹徒长相、年岁、口音。

我听着他们一问一答，心急如焚，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。

“走！”陈道平顾不得我哭，也顾不得自己的会开了一半，拽着我就走，“争取时间要紧，我们去报案。”

我甩脱他，这个节骨眼，白痴才报案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他气急败坏地嚷，一张脸都涨红了。我

们离婚时，他都没这样——真情流露。我还当他是天生斯文。

“不准报案。”我大叫。前几天基隆路的一个孩子被绑了，歹徒要孩子的父亲送赎金，结果警方一搅和，孩子没找回来，孩子爸爸的大腿倒误中了那个糊涂警察的两颗子弹。

“不报案，孩子怎么找得回来。”他想得实在够天真。

“你报案，孩子就永远找不回来。”我不由自主地一阵干呕，想到可怜的培南被恶人挟持，简直无法自持。

陈道平叫秘书拿冷毛巾来替我敷着。

“坚强一点，你这样我怎么有办法救孩子？”

“我要回去。”我站起来往外走。“你不能单独回去，太危险了。”他叫住我。

“歹徒要的是钱，不会要我，早点回去，早点看到勒索单。”

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他挽住我，“这时候我们该在一起。”

我看他一眼，只不过一句话，却听得我热泪盈眶，他几时这么体贴过？如果当时肯温柔一点，只那么一点点，我们也不致于闹得分手，但……或许我也有不是的地方……我的气焰全消下去了，只剩下心酸，非常的辛酸，非常的恐惧。

下了楼，秘书已经通知司机在下头等着了。一路上，陈道平都用他温暖的手臂拥住我，我没有拒绝，在这时刻，我需要他。

到了家，打开信箱，里面乱糟糟的，全是广告单。

陈道平看看我，又假作若无其事，他心里一定想：看

看你们这些广告员！

我把广告函件一股脑儿往垃圾桶扔，忽然，一封贴了“梁棠欢”的信滑了出来，我颤抖的手撕开了封口，里面的字同样是用报纸及难认的字拼凑起来的，大大小小十分难看，上面是——“陈培南我们带走，一百万放人，等电话通知，假如报警，后果自负。”

“他们威胁我。”我把字条给陈道平看。看我把一切搞得多糟，先是去殷赫博那儿自取其辱，现在又丢掉了小孩，居然还哀求前夫来帮忙。

陈道平倒是泱泱大度，他想了一下说：“不行，我们如果只坐着，只有挨打的份，我还是赞成报警。”

我扑身上前，阻止他，歇斯底里得非常可怕，喘着气叫：“一百万元我有，我愿意给他们，你报了警，他们会把他弄死。”

“你以为给了钱就换回来小孩，棠欢，培南已经五岁了，他能说话能辨认面孔，如果不即时找到他，歹徒拿到钱马上就会——”

“他们不会，他们要的是钱！”

“冷静一点！”他抓住我的手腕。

“我的孩子被掳去了！你还叫我冷静！”我骂。

“你不冷静也可以，去跟歹徒打，把孩子要回来！”他冷冷地说。刚才还看见他真情流露，热血沸腾，不料马上露出了真面目。

我没有空理他，因为电话铃响了，他预备听，我一巴掌把他打开，歹徒能拿着我的名片绑架孩子，一定对我的情形调查得很详细，现在无缘无故冒出了个男人来，陈道

平还要我冷静，不想想自己有多笨。

“梁棠欢女士吗？”一名中年男子的声音，还挺有威严的。

“我就是。”我的喉咙一紧，心脏猛跳，“哪位？”陈道平见我神色有异，过来把手搭在我肩上，算是支持。

“我这里是派出所，听幼稚园说贵府有孩童走失？”在我紧张得快晕倒时，那个中年人才说出身份，原来我哀求了陈道平半天别报案，算是白哀求，我完全忘了幼稚园园长！我瘫赖在沙发上。

“我来跟他们说！”陈道平接过了电话。

我想我一定魂散天外有一世纪之久，陈道平放下电话时，告诉我他已经与警方谈好了，立刻会有警察局的人来协助我们。

“协助？”我忿怒地瞪着他，从下一个钟头开始，我们的四周便会站满了彪形大汉，每一通电话都被录音，然后我满脸啼哭的臭样上了电视，成为众人可怜的对象，看到新闻的人会说——那个可怜的妈妈，她没有看好自己的小孩……她哭是活该……

“别那样瞪我！”陈道平不甘示弱地，“培南也是我的儿子，我希望他平平安安地回来。”

“你希望……”

我还没发作，他就用力抓住我，逼近我的两只眼睛又黑又冷，“又来了，又预备跟我吵架是不是？那几年我们还没吵够。”

我秃然地转过身，我们——的确吵了太多年，从婚前到婚后，从爱得发昏吵到感情全无，最后形同陌路，我们

两个是成年人，活该收拾自己造的残破，但培南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
“堂欢，这时候我们要团结，团结才有力量，若不彼此帮忙，怎么有办法帮孩子回家？”他从后面搂住了我。这一句话打中了我的痛处，我叹了口气。念书时，我们是人见人羡的一对，两个人都出锋头，也都好强爱面子，但这对金童玉女也通不过婚姻生活严苛的试炼，互殴之下，两败俱伤，反而比不上平凡的男女普通的夫妻。

“不再跟我吵了？”他见我没动静，不放心的问了一句。

“如果跟你吵能把孩子吵回来，我会用机关枪用大炮！”我不自禁呜咽出声。

他更紧地搂住我，搂住一个一直不肯在他面前哭，此刻却原形毕露的弱者。

“培南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的。”他喃喃自语，象是对我的保证。

警察来的时候，我没见到什么想象中的彪形大汉，只是两个平常男人，甚至没有穿制服，他们给陈道平看过证件后，又自我介绍——刑事警察局。

幼稚园的园长和派出所的警员随后才到。

“你们不是一起的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配合作业。”刑事局的人说，随即是问笔录，安装监控设施。

园长告诉我，警方很重视这个案子，言下之意，她做的可是天大人情，令我哭笑不得。

警察问我和陈道平的婚姻状况，知道我们离婚后，查询得更清楚，八等亲都问明了，唯恐我们得罪了谁，或有

什么不肖亲属、员工之类旨在报复。

他们早知道陈道平的父亲是议员，但问到这时，我只提到母亲梁爱蓓。

那个记笔录的警员年纪轻，却是个老影迷，他叫道：“是早期的电影明星对不对？我最迷她了。”

影迷被上司申斥了一句，不敢再多开口。

问完了，勒索电话还没有来，陈道平要我弄晚饭，我筋疲力尽，叫他打电话去巷口小馆子叫菜。

“你希望有人晓得贵府正在大宴宾客？”他好生幽默。

李园长自靠奋勇下厨，孩子是在她手上丢的，她难辞其咎。

幸好冰箱内的储藏还算丰富，简单的做了饭菜，大家饱餐一顿。等到九点多，咖啡喝了一壶又一壶，派出所的人有勤务先走，刑事局的人彻夜相陪。

九点半，第一通电话来了，刑事局在一旁监听，结果是我的大学同学林丽卉，她老先生在纽约，一个人闲着无聊，和我电话叙着。

挂掉了这个十三点的电话，真的勒索电话紧接响起，歹徒的口音混浊，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听清楚他说的是明天早上九点钟，要我只身前往万华火车站，把钱放在火车站外的垃圾筒旁，如果胆敢报案，或是多一个人陪着去，就再也别想见孩子了。

“我怎么能确定孩子在你们手上？”我的手心出汗，喉咙发哑。

话筒立刻传出孩子的声音，正在大哭。

“培南！培南！”我着急地叫。但电话“咔”地一声即

被切断。

“怎么样？”陈道平问，我抓住了他给我的水杯，两手抖得厉害。

“时间太短，我们可能追踪不到发话地点。”监听员说，“歹徒用手帕蒙住嘴，但我们的过滤分析得出来。”他要另一个刑警马上把录音带送回局里的化验室。我心想得了吧，我不是不认得字，报上前些天才说警局的声纹机是十年前的古董，新买的机器还没人会用。

歹徒的电话在十点钟又响了，但除了孩子的哭声没有其他，也是很快就挂断了。电话一共响了七次，一直到凌晨三点，每个钟头一次。

“他们想让我害怕。”我对陈道平说。

“这是疲劳轰炸。”他对那狡猾的家伙气得咬牙切齿。“你回去吧！我应付得来。”我对他说，他已向他的父母打过两次电话了，两个老人家也很关心这事，他待在这里没什么用处，回去倒可以使老人家心安。

• “别逞强！”他喝下今夜不知道第几杯咖啡，而眼中满是红丝。“我回去谁照顾你！”

我看着他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奇怪的问。

“你——”我低下头：“有些——不一样了。”

他笑了笑。

他真的是变了。才不过两年前，我们还能为了芝麻绿豆大的事互不相让，现在，他却以护花使者的姿态出现，怎不令我受宠若惊？

“人都是会变的。”他叹气。

电话在四点正又响起，我听到那在静夜中震耳欲聋的噪音，精神几乎崩溃。

“你想通了吗？”歹徒冷笑，“希望你还没有笨得去报警。”

“时间太早了，银行还没开门，我拿不到钱。”

我照刑警教我的话，时间拖得晚一点对我比较有利，但实际上我巴望愈早把钱交给他们愈好。

歹徒骂了句脏话。待会刑事局的人得把这句脏话照模照样滤一遍，依他们的术语，这是资料。

“九点半，晚一分钟也不行。”歹徒没有用很多时间考虑，我答应后，他把电话挂掉了。

“你做得很好！”陈道平安慰地拍拍我。在我们长达五年的婚姻生活里，多半时间是以争吵谩骂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思，象这般的体贴与谅解非常稀罕。

刑事局员叫陈道平和我去睡，我们问他预备怎么办，他指指沙发。真是好精神。他经办绑票案已多次，经验非常丰富，而我们可是头一次遇着。

我和衣而眠，陈道平却拖我起来：“换上睡衣！”他叫，“你的精神感召对付不了歹徒。”

我令他出去，换睡衣是私密性极高的行为。他出去了，再进来时，滑进我身旁的被子里。

“喂！喂！”我赶他。

他却如化石一般缩在被内，“行行好！”他睡意浓地咕嘟着，“求你让我躺一下成不成？”

我也累极了，头一靠上枕头就睡着了，但不到五秒钟就立即被一阵哭声所惊醒。

“谁在哭？谁在哭？培南！”我坐起身，茫然而恐惧地叫。

一个温柔的声音在我耳旁轻轻响起，同时那温暖的手臂也拥住了我：“棠欢，我在这里。”

“培南在哭。”我急急找鞋子下床。

“他不在这儿。”

那温柔的声音听得我心酸，回过头去，陈道平哀伤地看着我。“我们睡吧！明天还得一早起来。”

我任他拥着，这些年来，我们是头一次靠得这样近，往日我们一切顺遂却使我们疏远，折磨苦难反而让我们彼此依靠。

我没有再睡着，辗转反侧直到黎明。

七点钟，我做了早餐，烧了咖啡，刑事局又加派了人手过来，我睁圆了眼睛听他们的指示。招惹一大堆警察上门，让他们告诉我这，告诉我那，实在气馁。

陈道平教我沉住气，他说，一个女人不该任性一辈子。

“任性？”我痛恨他的指责。他指责了那么多年还不够。但他这次风度很好，完全不同我吵，只是安抚地拍拍我。

这副德性落在外人眼中，仿佛我真是个泼辣货。我只好忍耐住。

八点半我出门去银行领钱，天还在下雨，我暖了车，驶出巷子，后面的警车才跟上来。

我想这样做实在笨，任何一个有点脑筋的歹徒都会立刻发现这是愚蠢的行为，但我已经没有了选择。

银行开门后，我取出一百万元。

“全要现款？”柜台的女孩子跟我认识，好心地提醒我。